

第一次的离别教会了我们什么

电影仍如约

如约

有电影可看的日子是欢乐的，有电影节可参与的日子更加欢乐。

□ 韩浩月

7月25日至8月2日，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如约而至。虽然推迟了举办日期，但用“如约而至”来形容，还是蛮贴切的。因为这个夏天，电影节没有缺席这座城市，上海也用举办电影节，传递出了对于控制疫情、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心与决心。

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宣布7月20日为全国影院有序恢复放映日之后，上影节马上跟上，官宣了本届电影节举办的日期，于是在7月16日那天，众多网友刷屏，认为这是属于电影与影迷“双喜临门”的日子，电影院与电影节重新回到公众生活当中，驱散了长达半年疫情生活留下的不愉快。

有电影可看的日子是欢乐的，有电影节可参与的日子更加欢乐。每年一度的上影节“抢票大战”，让上海有了节日的氛围，受控制上座率的影响，今年展映作品的电影票更加难抢，不过这并未影响到影迷的心情，开票10分钟出票超过10万张，一些热门电影根本抢不到，虽然没抢到票，但很欣慰看到它们秒空了。

今年上影节取消了金爵奖、亚洲新人奖的评选活动，同时，可以诞生诸多花絮的开幕红毯、闭幕红毯暨颁奖典礼也被省略掉，对于关心电影奖项的影迷与喜欢追踪明星动向的粉丝而言，这的确是遗憾，但很快，这个遗憾被其他正常举办的活动、丰富的展映片单所冲淡，毕竟电影节的最大主角是电影。

在金爵奖公布的10部入选影片名单中，有两部中国本土电影，分别是李霄峰导演的《风平浪静》和大鹏导演的《吉祥如意》，还有一部中日合拍片，鹏飞导演的《又见奈良》。以《少女哪吒》开启自己院线电影导演生涯的李霄峰，是一位文艺气质浓郁的导演，《少女哪吒》公映时，不少观众看到了他的才华，而在《风平浪静》前期放出的物料当中，观众又敏感地发现了他的变化，他的作品更多了一些类型化与商业化元素，一个更酷、作品更具观赏性的导演和他的新片，有望成为今年上影节的一个亮点。

大鹏兼具演员与导演身份，这几年创作颇丰，与其以演员身份出演的作品相比，大鹏更珍视自己导演身份创作的作品，他导演的《煎饼侠》《缝纫机乐队》，都有着不错的立意，在喜剧的外壳里，藏着人们熟悉的理想主义色彩。《吉祥如意》并未曝光过多的信息，作为一部家庭题材的电影，大鹏是否仍然会使用擅长的喜剧手法来表现，以及如何将家庭题材融入更多的社会思考，成为对大鹏的一个考验，对这部电影因其神秘性，也让影迷有不少的期待。

除了入围影片展映，上影节一项重大保留环节——大师班，也会如期开班，是枝裕和、河濑直美、丹尼斯·维伦纽瓦、贾樟柯、徐峥等中外导演，组成了本届电影节大师班的阵容。大师班的魅力在于，观察电影名人如何通过讲述他们的创作，借助电影这一载体，表达他们对社会、人生、生命等诸多宏大话题的看法，每年上影节大师班的内容，都会滋生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和有传播力的金句，有关电影的一切，是可以观看的，也是可以聆听的，走近电影大咖，会让观众在观影时，对大银幕上展现的画面，产生更深邃的理解。

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，上影节的如约举办，给国内外影视行业都会带来诸多影响，除了产业与创作层面，依然会制造话题，今年上影节的另一功用还包括对士气的提振，相信上影节的成功举办，会给接下来国际影视行业的大型活动，提供足够的经验，会让世界影视行业与影迷，对电影全面回归生活，拥有更大的期待与信心。



7月24日，北京首都电影院，《第一次的离别》放映现场。沈杰群/摄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，以孩童的视角，展现人生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离别。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原本围绕在身边的身影，骤然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，世界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

你深爱的母亲生了严重的病，要去住院，还要去长住养老院；哥哥要读大学，背起行囊一步步离开家乡，也一步步离开

了你的依赖圈；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心爱的小羊不知为何走丢了，再也不能回到你习惯的怀抱里；亲密的小伙伴要听从父母的规划和安排，去大城市读书，也乘车远远驶离了你的童年。

而离别的前奏，一定是孩子们亲眼见证着、真实悲喜着，同时自己也无法扭转的剧情。男孩艾萨阻止不了父亲送走

母亲，留不住去外面世界求学的哥哥的脚步，或者雪天骑马狂奔呼喊也得不到走失小羊的回应；女孩凯丽比努尔沉醉于在故乡棉花地里与一家人共同谈笑放歌、和伙伴在胡杨林里玩耍的日子，可不得不去他乡读书的她，只能把最好的时光留在一幅手绘画里。

这些看起来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活变幻节点，也是影视作品里反复演绎的常见戏码。可是在《第一次的离别》的镜头里，寻常的离别又流泻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光彩。

透过这部电影，我们会发觉，原来，离别是稚童开启丰富感知系统的一个按钮。

所有人在长大成人再回首时就意识到，离别这件事，其实从来都没有人好好教过你，它莫名其妙就在童年里的一个时间点冒出来了。然而人学会这件事，也自然、迅速得超乎想象。彼时年幼的你一瞬间强烈抗拒、然后被迫认同事实，以及岁月漫长也就习惯，即是离别这门课第一章的基础内容。

电影中，凯丽比努尔在课堂里用高过所有同学的大嗓门儿，卖力朗读着王维的诗句：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
古人浓缩于字句里的深沉哀愁，还不能被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完全吸收，但成了凯丽比努尔后续故事的一个隐喻。

异乡是哪里？异客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思亲？对于这个还很贪玩的小女孩而言，她的爱和遗憾，还不会对古人写的诗句上，而是具象为自己真实拥有的日与夜：在大漠跋涉，陪小伙伴找他的妈妈；千年胡杨林里，她学着小羊吃那一口叶子，滋味是辛辣的；在有风吹过的棉花地里，听爸爸唱着写给妈妈的情歌。

得知必须要搬家去车库时，凯丽比努尔问妈妈，能不能把她的好朋友艾萨也一起带走，妈妈的回答是不行，每个人都要学会离别，没有人不经历分别，但她可以把最想记住的人和事情画下来。

因为一场离别，天真烂漫的凯丽比努尔有了留住记忆的冲动，毫无疑问，自此之后，小女孩又会隐约触摸到一份叫珍惜的情感，或许还会有更多。总是

生改变，它刺激了顾佳后面整个行动线。

我们写的这3个女性，我认为她们都是不完美的，太太圈只是映衬了她们不完美的不完美，比如把顾佳的不完美更放大一点，顾佳在太太圈里有过迷失，她最后发现沉迷于这个圈其实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伤害，也更加认清了未来的方向。

中青报：在展现都市独自打拼的女性形象时，比如《三十而已》里的王漫妮，希望能在大城市落脚、收获爱情，这样的普通角色是否比人设鲜明的角色更难展现？

张晓波：这个人物是挺难展现的，因为她的很多感情是内在的，是内敛的，所以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。剧中我们给王漫妮找了一个外头带阳台的出租屋，她工作累了一天，回来坐在那个阳台上，能看见这座都市的灯火，确认自己还生活在这个都市，知道我还要在这里再拼下去。其实这个设计最早来自一些真实在奢侈品店工作的员工，是我们交流出来的内容。她们想在这个城市待下来，每天劳累回来只要能看见这个都市，那种疲惫可能瞬间就没了。

我认为这种想法挺自立的，在逆境中还要让自己有勇气，是挺值得敬佩的一种精神。《三十而已》里的女性都是这样的，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，有的一笑了之，有的很可能在心里埋藏一段，然后慢慢化解。这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，我认为这个很动人。



张波波：我们当时起这个名《三十而已》，是因为30岁对于大多数男性女性，可能就是一个节点。这个节点里头，我们往往会会有一个定位，我会做什么，我会感到什么，我会要什么，我要怎么做。但是，30还是一个数字，解释得更直白一点，就是不过如此。人生不会因为一个数字而停顿，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所以剧名叫《三十而已》，就是不过如此。我们只是引用了一个数字，最重要的在于而已。

中青报：《三十而已》呈现的3个女性角色，你对她们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？

张晓波：3个女性各有各的特点，其实拉得蛮开的。对于一个导演而言，如果角色从性格方面能拉得开，人设关系又特殊，那么里头很可能会延伸出一些好玩的东西，能拍得有意思一点。

整体看这3个女性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处于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，想找寻一个不一样的自我。3个女性都是一样的，最终目的是完成另外一个自我。这可能是这3个人物最吸引我的地方。

中青报：剧中童瑶饰演的顾佳买很贵的包，试图打入太太圈的情节，在网上引发较大热议，对于这段戏的处理你是如何考虑的？

张晓波：关于太太圈，会引发这么大讨论，我想，是因为它离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较远，所以大家觉得有一定新奇感和猎奇感。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还是想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写太太圈。因为太太圈会对顾佳后来所有的人设方向、后续的情感，包括价值观，都会产生改变，它刺激了顾佳后面整个行动线。

导演张晓波：《三十而已》里的女性都在寻找另一个自我

穷，在奢侈品店上班，却难以在城市里谋得安稳的居所，感情上想要好好谈恋爱又偏偏遇人不淑。

全职太太 顾佳是个名副其实的贤内助，扶持丈夫开了一家烟花公司。她期望有自己的事业，却不被丈夫理解，难以在家庭与自我价值之间找到平衡。

钟晓芹拥有平凡的婚姻、平凡的工作，直到孩子的意外到来又失去，让原本可以维系下去的家庭生活出现裂痕。

而这一切看似糟心的剧情，恰恰是每个都市女性都可能面临的问题：职场性别歧视、催生催婚、家庭与事业难以平衡。任何一个矛盾的产生，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生活难题。《三十而已》也表达出了女性面对困境的勇于抗争与自我救赎的积极态度：才30岁怕什么？女人应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委曲求全的情感，碰都不要碰。

在张晓波的眼中，这3个姑娘有个共同特点：都处于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中，在30岁的门槛上，她们都努力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。

寻找自我的故事，从文字一点点被转化为视觉画面，也最终融于观众的热烈讨论里。张晓波形容，这个过程的一天，他都觉得很动人。

中青报：人们都说《三十而已》这部剧叫《三十而已》，这个剧名有什么用意？

张晓波：我们当时起这个名《三十而已》，是因为30岁对于大多数男性女性，很

穷，在奢侈品店上班，却难以在城市里谋得安稳的居所，感情上想要好好谈恋爱又偏偏遇人不淑。

全职太太 顾佳是个名副其实的贤内助，扶持丈夫开了一家烟花公司。她期望有自己的事业，却不被丈夫理解，难以在家庭与自我价值之间找到平衡。

钟晓芹拥有平凡的婚姻、平凡的工作，直到孩子的意外到来又失去，让原本可以维系下去的家庭生活出现裂痕。

而这一切看似糟心的剧情，恰恰是每个都市女性都可能面临的问题：职场性别歧视、催生催婚、家庭与事业难以平衡。任何一个矛盾的产生，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生活难题。《三十而已》也表达出了女性面对困境的勇于抗争与自我救赎的积极态度：才30岁怕什么？女人应该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委曲求全的情感，碰都不要碰。

在张晓波的眼中，这3个姑娘有个共同特点：都处于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中，在30岁的门槛上，她们都努力找到一个不一样的自我。

寻找自我的故事，从文字一点点被转化为视觉画面，也最终融于观众的热烈讨论里。张晓波形容，这个过程的一天，他都觉得很动人。

中青报：人们都说《三十而已》这部剧叫《三十而已》，这个剧名有什么用意？

张晓波：我们当时起这个名《三十而已》，是因为30岁对于大多数男性女性，很

可能就是一个节点。这个节点里头，我们往往会会有一个定位，我会做什么，我会感到什么，我会要什么，我要怎么做。但是，30还是一个数字，解释得更直白一点，就是不过如此。人生不会因为一个数字而停顿，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所以剧名叫《三十而已》，就是不过如此。我们只是引用了一个数字，最重要的在于而已。

中青报：《三十而已》呈现的3个女性角色，你对她们的总体印象是怎样的？

张晓波：3个女性各有各的特点，其实拉得蛮开的。对于一个导演而言，如果角色从性格方面能拉得开，人设关系又特殊，那么里头很可能会延伸出一些好玩的东西，能拍得有意思一点。

整体看这3个女性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就是处于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，想找寻一个不一样的自我。3个女性都是一样的，最终目的是完成另外一个自我。这可能是这3个人物最吸引我的地方。

中青报：剧中童瑶饰演的顾佳买很贵的包，试图打入太太圈的情节，在网上引发较大热议，对于这段戏的处理你是如何考虑的？

张晓波：关于太太圈，会引发这么大讨论，我想，是因为它离大多数人的生活比较远，所以大家觉得有一定新奇感和猎奇感。但这正是我们想要的，我们还是想站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写太太圈。因为太太圈会对顾佳后来所有的人设方向、后续的情感，包括价值观，都会产生改变，它刺激了顾佳后面整个行动线。

我们写的这3个女性，我认为她们都是不完美的，太太圈只是映衬了她们不完美的不完美，比如把顾佳的不完美更放大一点，顾佳在太太圈里有过迷失，她最后发现沉迷于这个圈其实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伤害，也更加认清了未来的方向。

中青报：在展现都市独自打拼的女性形象时，比如《三十而已》里的王漫妮，希望能在大城市落脚、收获爱情，这样的普通角色是否比人设鲜明的角色更难展现？

张晓波：这个人物是挺难展现的，因为她的很多感情是内在的，是内敛的，所以表现出来不是那么容易。剧中我们给王漫妮找了一个外头带阳台的出租屋，她工作累了一天，回来坐在那个阳台上，能看见这座都市的灯火，确认自己还生活在这个都市，知道我还要在这里再拼下去。其实这个设计最早来自一些真实在奢侈品店工作的员工，是我们交流出来的内容。她们想在这个城市待下来，每天劳累回来只要能看见这个都市，那种疲惫可能瞬间就没了。

我认为这种想法挺自立的，在逆境中还要让自己有勇气，是挺值得敬佩的一种精神。《三十而已》里的女性都是这样的，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困难，有的一笑了之，有的很可能在心里埋藏一段，然后慢慢化解。这是一个自我疗伤的过程，我认为这个很动人。

文化观察

作为一种文化产品，神童正在批量生产

孩子有什么好写？7岁3次穿越新疆罗布泊（当然都是老爸带着），给外国元首写信（也不知道对方收到没有）。种种天才，都简化为一个年龄+奇迹的模式。如果我们能够对括号内的内容多加思考，神童的光环就会褪色。

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理解为一般的互联网炒作，也就过于简单了。事实上，鹰爸对儿子的每一次包装，背后都有一个营利模式。他鼓吹儿子玩户外厉害，是因为他自己的教育公司也涉及这方面的培训；还有编程和机器人游戏，也可以招生。这样，儿子就不仅是一个产品，也是代言人。

与何宜德类似，浙江慈溪也有一位天才少女岑浩诺，她的简历包括，一天能写300首词牌，一天能写3000首诗，15000字小说。在网上能看到她演讲的

视频，声嘶力竭鼓吹成功，和媒体曝光的传销视频差不多。据媒体报道，她家里曾花不少钱让她跟着姬剑晶学演讲。

这位姬剑晶是成功学大师 陈安之的学生。据姬剑晶公司透露，16岁的岑浩诺现在已经开始招生演讲，每人收费5000元，她的目标是花半年时间购买价值200万元的玛莎拉蒂。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他们的套路，当初姬剑晶给自己的标签是全国最年轻的劳斯莱斯车主。这样的称号毫无意义，但是他们看重的是这种名车和财富对公众的刺激效应。

互联网时代，关注（流量）本身可能就意味着效益。神童身上的神迹，会自动成为流量的爆点，人们甚至会主动过滤掉质疑。何宜德在2019年就拿到了自考文凭，但是在2020年，人们仍然像看待新的神迹一样，去膜拜他的

南大毕业。如果在网上展开搜索，要翻好几页才能看到几年前媒体对 鹰爸 教育方式的质疑。破除神迹的努力并不太受欢迎。

何宜德和岑浩诺，只是新一波神童的代表。互联网给包装神童插上了翅膀，新型神童，并不需要和普通孩子展开过硬的较量，如同做一套题，考个更高分，只要你炮制一些神迹（常人做不到的事），能够吸引眼球，就算是成功了一半。剩下的一半，是让让更多家长看到。向神童学习有利可图，岑浩诺可以200万元的玛莎拉蒂，也许模仿她也可以。能够变现才是成功。最终，神童成为一种批量生产的产品，一个畸形的教育产业链也正在形成。我们在各种培养 圣人 天才的违法办学中，都能找到那些焦虑的、想让自己家孩子赶紧神起来的身影。

□ 张丰

孩子并没有真正的决定权，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走上了父亲设计的道路。

南京12岁男孩何宜德，因为要宣称硕博连读，再次成为新闻人物。去年，他通过考试获得南京大学自考大专学历。在他自考的课程里，并没有英语、数学这些真正有难度的课程，他的硕博连读如何进行，还是一个疑问。

这位何宜德是一个名人，他3岁的时候就因为能在雪地上裸跑而出名，当然，这离不开他的爸爸在后面助推。他的父亲（被媒体称为鹰爸）曾是一位物理老师，后来辞职创业，儿子是自己的试验品，也是自己的产品。儿子的每一步天才行为，至少都是一次成功的网络策划。

互联网时代，一切夸张的东西都可以赢得关注，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位何宜德的种种天才行为：6岁写自传（6岁的

南京12岁男孩何宜德，因为要宣称硕博连读，再次成为新闻人物。去年，他通过考试获得南京大学自考大专学历。在他自考的课程里，并没有英语、数学这些真正有难度的课程，他的硕博连读如何进行，还是一个疑问。